



中信國安葡萄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GUOAN WINE INDUSTRY CO., LTD.

— 倡領產地生態消費 —

http://www.guoanwine.com



尼雅產地生態葡萄酒

台老人患病結兩岸緣

175萬遺產贈大陸護工

台灣一個老人在大陸旅遊期間病倒，在廣州南方醫院留院期間，照顧他的護工無微不至讓他深受感動，最後將他折合人民幣現金175萬元的遺產贈送給這位相處半年左右的護工。

【本報記者黃仰鵬東莞八日電】

據《廣州日報》報道，79歲的台灣老人黎秋林是江西人，幾十年前去台灣之後，便再也沒有回過大陸。老人無兒無女，也沒有老伴，一個人住在台北市的養老院。去年年初，黎秋林在朋友的陪同下來大陸旅遊。再次踏上闊別數十年的土地，老人情緒激動。

細心照料 情同親人

老人身體本已多病，加上勞累，突發腦梗塞導致偏癱，住進了廣州南方醫院。何英（化名）那時正好在南方醫院做護工，她成了老人的陪護，照顧老人。

老人的病無法康復，年事已高，再精妙的醫術也抵不過歲月的鏽刀。但是何英每天精心照顧老人，擦身、洗臉、刷牙、餵飯，天氣好的時候推出去散步，老人的病情穩定下來。

老人告訴何英，在養老院裡天天吃肉、吃雞腿，吃得很膩，何英就給老人做清淡的菜；老人不開心了，發脾氣，她耐心地聽。漸漸地，她成了老人的親人。

何英說，去年6月，老人突然講起，他過世後想把遺產全部留給何英，遺產折合人民幣

▲台灣老人將巨額遺產贈給細心照料他的護士 互聯網

幣100多萬元。「當時聽了，我挺相信的。」何英說，「老人就像小孩，你要是不答應，他就生氣，跟你鬧」。

去年8月，老人身體好一些了，在朋友的陪護下，老人返回台北。何英早已忘記老人要把遺產留給她的話。送走老人後，她回家休息了一段時間，今年8月來到東莞康華醫院工作。

7月底，她突然接到老人的朋友魏先生打來的電話，說「老人過世了」，聽到這個消息，何英很難過。魏先生還跟她講，希望她去台灣弔孝，老人把遺產留給了她。「當時我還不敢去，這麼遠，真能把那麼多錢給我嗎？」

這期間，魏先生還打過幾次電話給何英，直到半個月前，老人委託的律師到康華醫院找到何英，向她宣讀了遺書，她才相信，老人真的將175萬元的遺產都留給了她。

河南民工 做慣苦工

今年39歲的何英是河南駐馬店人，有兩個小孩，兒子今年16歲，女兒18歲。她做護工3年多，之前擦過皮鞋，撿過破爛，賣過礦泉水，什麼苦都吃過。當年在打工，一年只能見孩子一面，「過年回到家，兩個孩子一人坐一條腿，摟着就哭」。

何英近日已遞了辭職信，月底將赴台灣辦理相關的手續。她表示，這筆遺產我不會讓孩子們知道，因為「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怕他們知道家裡有錢了後，將來不出去工作。而我也會因為有了這麼多錢而不工作，反正在家待着也沒什麼事幹，所以我還是會回到康華醫院繼續當護工」。

據了解，康華醫院此前也曾發生過患者離不開護工而巨額捐贈的事情。

臨床援助中心主任李蓮英介紹，康華醫院去年有個病人出院，覺得有個護工照顧得很好，想讓這個護工也跟着回家去照顧。護工擔心自己老家的孩子，「患者一次性給了她18萬元，讓她沒有後顧之憂」。

李蓮英稱，目前這名護工在這名患者位於深圳公明的家中做管家，並幫助照顧老人。

馬可·波羅是元朝「特工」

【本報訊】新華社呼和浩特八日消息：元史專家、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處長王大方說，據歷史文獻記載，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奉羅馬教皇之命，從威尼斯來到元朝上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見。在元朝供職的17年間，馬可·波羅常被忽必烈派到帝國各地執行機密任務。

1271年，17歲的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叔父帶著羅馬教皇的書信和禮品，從水城威尼斯出發，歷時3年半，於1275年抵達位於今內蒙古正藍旗草原上的元朝夏都——上都。

王大方說，馬可·波羅在上都用的時間就學會了蒙古人的禮儀舉止，並且精通四種文字，能夠順利地讀書、寫作。當忽必烈發現他有這樣的本領後，就特意派他到離上都六個月路程的哈喇章（今雲南省），去處理一件重要國務。馬可·波羅以他的幹練把事情辦得很好。

馬可·波羅在供職的17年中，表現得非常能幹，所以忽必烈常派他到帝國各地執行機密任務。他先後到過今新疆、甘肅、內蒙古、山西、陝西、四川、雲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北京等地，還出使過越南、緬甸、蘇門答臘。

忽必烈喜歡聽臣下講述各地風俗民情與奇聞逸事，馬可·波羅每到一地便用心收集這類事情的正確材料，以便滿足大汗的好奇心。「馬可·波羅就在這種情況下，或憑自己的觀察，或聽別人敘述，得到了大量東方各地的風土民情材料，並清楚地把它們記錄下來。」王大方說。

1295年回到意大利之後，經馬可·波羅口述，作家魯梯思謙筆錄，最終形成了《馬可·波羅遊記》，激起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嚮往，對以後新航線的開闢產生巨大影響。

元朝夏都上都的繁華給馬可·波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遊記》中，專門列有《上都城》一章，詳細記述了元上都的繁榮景象。如今，這座曾讓馬可·波羅大為驚嘆的草原都城正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滇池重引土著魚治污

【本報訊】中新社昆明八日消息：時隔20多年，在雲南滇池銷聲匿跡多年的土著魚金線鯉今天終於「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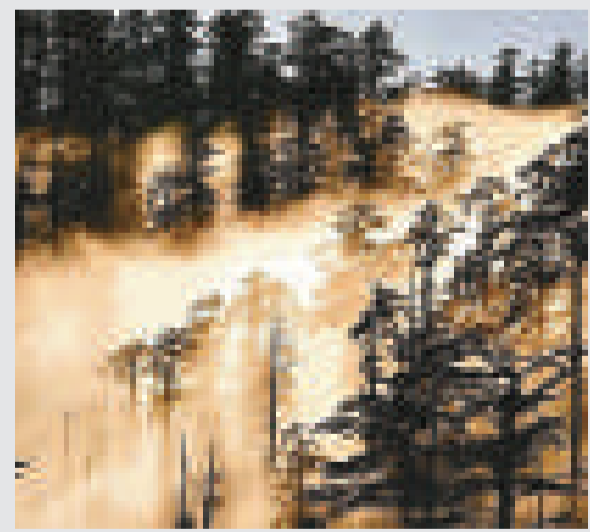
12月8日，10萬尾人工繁殖的金線鯉魚苗，在滇池湖畔的海埂公園被首次放流入湖，此舉是滇池恢復土著魚類，保護水生生物多樣性，助力滇池污染治理的新舉措。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楊君興說，滇池金線鯉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中國瀕危特有魚類，俗稱金線魚，與大頭鯉、大理弓魚、抗浪白魚一起被譽為雲南四大名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滇池水體的主要經濟魚類之一。

自世紀80年代後，由於環境破壞、水質污染和外來物種入侵等原因，滇池土著水生生物尤其是土著魚類在湖體中的種群數量急劇減少。1986年，金線鯉從滇池湖體消失，僅有少量存在於滇池周邊未受污染的溪流、水潭中，目前野生種群數量不超過萬尾。

經過10餘年刻苦攻關，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進行全球環境基金（GEF）的資助下，成功實現人工繁殖滇池金線鯉，從根本上解決了金線鯉的苗種來源，並繁殖出滇池金線鯉二代。今年共繁育出40萬尾金線鯉。

滇池是中國第六大淡水湖，也是中國污染最嚴重的內陸淡水湖泊之一。截至2009年底，滇池治理累計投入資金120億元人民幣，綜合治理的成效逐步顯現。



▲四川考慮開發「迷魂凼」旅遊 互聯網

四川「迷魂凼」堪比「百慕大」

【本報訊】中新社雅雅八日消息：位於北太平洋馬尾澤海的「百慕大三角」，經常發生超自然現象及違反物理定律的事件，被稱為魔鬼三角區。而遠在中國大陸西南一隅的四川洪雅，一處位於瓦屋山頂的沼澤地區，地形複雜、地質異常，入內基本迷失方向、失蹤或者死亡，被當地人稱作「迷魂凼」。

據了解，「迷魂凼」的成因有「八卦迷魂陣」、「磁場說」、「瘴氣說」以及「幻視說」四種說法。對此，有着豐富經驗的嚮導劉叔認為，「迷魂凼」的地下磁場異常和動植物屍體在沼澤腐爛而產生瘴氣，是迷魂凼「深不可測」的主要原因。在裡面，手機、GPS沒有一點信號，手表裡的指針不聽使喚地左右搖擺。

目前，迷魂凼所在的四川瓦屋山國家級森林公園正在進行系列的旅遊開發。景區委會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景區正在考慮部分開發「迷魂凼」，形成新的探險旅遊景點，「但一切都將以遊客的安全作為衡量的標準。」

復旦「書蟲」辦「寢室圖書館」

【本報訊】中新社上海八日消息：上大學2年多，藏書超3000冊（套），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生陳天翔近日決定和室友一起，將其以藏書「充棟」而自傲的寢室，「改造」成校園裡第一間學生自辦圖書館——同人堂，免費為校內同學提供借書服務。

「這裡是一個愛書人的同人會，是看書人的天堂。」陳天翔在其「開業公告」裡這樣描述，進大學後自己買書已超過3000冊（套），平均每學期花費近萬元人民幣。

「書唯借可看，瞧我買的，真看過的沒幾本。」陳天翔自嘲說。他把自己居住的305寢室作為圖書館

的總部，空置的404寢室和同樣居住一屋「書蟲」的303寢室則成為分部。2000冊圖書不斷流動更新，內容涉及文史哲、經管、藝術、文物民俗、社會心理、數理化、文學、漫畫等。

在服務上，「同人堂」也仿效正牌圖書館的標準。普通會員每次限借3本書，每本書的借書期最長兩個月，並可提前一周預約。辦卡早、借書勤快、看書習慣好、肯寫書評影評的會員，將榮升每次限借10本的「黃金會員」。

據了解，陳的圖書館其實早已在朋友圈子中「試運營」了一段時間，他的藏書聲名遠播，其中甚至有

一個民工的拆遷哀歌

買房建屋沒戶口 一場怪火盡成空

【本報記者趙璐南京八日電】12月的南京，氣溫驟降至零度以下，在城東城鄉結合處的一大片拆遷廢墟中，來自河南商丘的趙玉柱師傅和愛人、兒子、兒媳以及三個孫女一起擠在一間十平米的磚房裡，一張簡陋的木板床上鋪着薄薄的墊被，除去一張吃飯的小方桌，屋內別無他物。這個村子逾百戶人家已經拆遷補償完畢全搬走了，只剩下這一排房子，孤零零住着他們一家人。

從老家來南京打工已近8年，2003年來到南京，趙玉柱在南京一家物流公司開車運貨月收入二千元，妻子丁女士在市區一家大型超市打掃衛生月收入一千元，兩人在南京玄武區城郊邊小新莊村租房暫住。幾年相對穩定的工作和生活後，2008年他們在該村花了兩萬一千元向村民買了一間平房，並在旁邊擴建了一間，兒子和兒媳帶著三個孩子也從河南老家來南京，在其中一間房內開了一個雜貨糧油舖，他們和小新莊上百戶村民一樣過起平靜安定的生活，村裡鄰間彼此熟識、相處和睦。

然而兩個月前，一紙拆遷令突降小新莊村，南京市玄武區要對村旁一座聚寶山進行環境整治，他們居住了數十年的這個村子被列為綜合整治之列，需要全部拆遷。村中的上百戶本地居民根據有關拆遷補償被安置到附近仙鶴門一片拆遷安置保障房。而趙玉柱一家卻並沒有這麼幸運，因為不是南京本地村民，他們不在拆遷安置範圍內，這就意味着趙玉柱一家七口即將流落街頭。

一時間無法找到居所、在村裡買了房且住了七年卻得不到任何補償的趙玉柱心有不甘，

在村裡幾乎所有人都搬走後，依然住在自己的屋內，和負責來拆遷的人員交涉。

蹊蹺大火 傾家蕩產

哪知「屋漏偏逢連夜雨」，上月7日的一個晚上八點多，趙玉柱一家有事外出，他們住的屋內突然起火，大火燒至堆滿了糧油和小百貨的店舖，待消防公安趕到，兩間房屋已經成爲一片廢墟。停在屋前的兩輛助力車、一輛運貨摩托車以及所有的家當在大火中化爲灰燼。

趙玉柱和妻子丁女士都認爲那場火「肯定是拆遷的人幹的」，「只有我們一家沒有搬了，周圍全拆掉了，一直斷水斷電，我們那屋子根本不可能起火的。那天在這拆房子的工人看到傍晚時，來過兩個人到我們屋前轉悠，打聽這屋裡的人，人家告訴他們出去了，結果晚上就着火了，哪有這麼巧的事呢？不給補償就算了，爲什麼這麼狠，把家都燒呢？」

趙玉柱一臉無奈的說：「小店裡的貨有四萬多塊錢，連我們身上的衣服，一件都沒有了，現在穿的和用的都是原來村裡的人聽說我們失火了，趕來送的。住的這間屋子也是村裡一家和拆遷沒談妥還沒拆的，一旦談好，馬上也會拆掉了。」

負責小新莊村拆遷的南京聚寶山公園環境綜合整治拆遷指揮部一位李主任說，像趙玉柱這類外省人員，根據南京拆遷法有關規定，沒有本地戶口、沒有農村宅基地自己蓋的那間是違章建築，私下向村民買的房子也是沒有合法手續的。因此，他們不符合任何條件的拆遷補償。



▲一場大火將趙玉柱一家在南京8年的家當化爲灰燼 趙璐攝

▲趙玉柱一家七口就住在這間簡陋的小屋內 趙璐攝